

深切怀念为党的事业奋斗84年的老党员——黄鹄同志

邓刚

今年8月16日上午,我去医院看望因病住院的黄鹄同志,并和她研究她家乡俭朴小学革命遗址的改陈布展工作。当时,她身体还较好,头脑清醒,但晚上惊悉她于下午逝世,我十分悲痛和深感意外。

黄鹄同志1926年出生于化县合江狮子墩村。1940年在化县俭朴小学读书时,年仅14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陈醒亚回忆:他1941年8月从高州调化县任特派员时,化县只有30名党员,其中有黄鹄这名女同志。这是化县30棵革命的种子。在革命斗争的大浪淘沙和岁月变迁中,有的革命同志壮烈牺牲,有的革命立场不坚定者叛变或脱离革命。能坚持革命到解放时的十多位同志也陆续逝世,黄鹄是最后一位逝世的革命同志,逝世时享年98岁,党龄达84年,是化县30位革命者中党龄最长,享年最高的一位。

黄鹄同志参加革命,经历了十年地下革命工作和武装斗争工作,为化州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她在雷师读书和白扩小学教书时,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反击国民党反共逆流,团结教育了一批学生和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活动,发展党员,组织地下游击小组,为那时候的武装起义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945年初,她在化南参加抗日武装起义,编入政工队。陈醒亚安排她带密信回化北给李锋,要求李锋将起义队伍开赴化西与主力会师。当时,敌

人已沿途设置了许多岗哨和检查站,但她机智地避开了敌人的封锁,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很好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此后,她在化北坚持武装斗争至解放前夕。

化北地区区域广阔,占化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地处两广四县的边境,经常遭敌人的联合“扫荡”,斗争极其艰险。那时,黄鹄任化县县委秘书、化北办事处妇女主任、山底区委委员、山底党支部书记。在这个极其艰险的地区坚持斗争的黄鹄,作为女同志既要拼命工作,又担负养育教育的任务,艰辛比男同志大得多。1949年6月,黄鹄同志正在怀孕时,她的伴侣李鸿同志不幸牺牲,组织上调她到廉江博教地区工作后,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环境。

解放以后,黄鹄同志历任化县妇联主任、区委书记。在广东土改整队中大搞反地方主义斗争时,黄鹄同志受到第一次党内的错误打击。

1954年冬,她和爱人陈开濂,我与爱人彭发英都调到茂名油页岩勘探工区工作,做“开荒牛”。三年勘探结束后,她与开濂同志分别调到茂名城市筹建处和茂名页岩油厂筹建处工作,再一次做“开荒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为茂名市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57年,广东在整风反右时,又以所谓反地方主义为名,开濂与黄鹄同志又遭受了一次错误的打击。黄鹄在下放劳

动中受了骨折重伤,虽经医治,但留下了长期伤痛的后遗症。恢复工作后不久,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第三次打击,长达十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习仲勋同志任广东省委书记,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排除阻力,为广东两次反地方主义平反,开濂和黄鹄同志的历次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平反后黄鹄同志任茂石化公司计生办副主任,直到离休。黄鹄同志是一位在1950年任区委书记的老干部,但她不论干什么工作都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之中,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国家的建设多作贡献。

黄鹄同志于1983年11月办理离休,离休近40年来,她认真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中提出的对老干部的要求:“离休以后,党交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健康长寿,继续写完他们的光荣历史。希望他们继续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黄鹄同志离休后,深知健康是革命的本钱,更是老有所为的本钱,她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做到三坚持:一是坚持按时作息,饮食清淡;二是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关心国家大事;三是坚持适当运动。她90多岁时身体还比较硬朗,被有关部门评为“健康老人”。我曾祝愿她第一步活到建党一百周年,她实现了,第二步活到100岁,还差二年,有点惋惜,但也是我们离休

干部中能活到这个年岁的极少数同志之一。

黄鹄同志离休后,长期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曾任茂石化公司关工委领导,担任河东关工委主任。她在任期间,不辞劳苦,举办画展、征文等各种活动,经常组织学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夏令营、祭扫烈士墓、参观革命纪念馆和手拉手活动,使一批青少年得到了很好的教育。由于她出色的工作,先后多次被茂石化公司、市、中石化、广东省、全国关心下一代评为先进工作者称号。

黄鹄同志参加茂名市和化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老战士联谊会的领导工作,积极参与化州革命老区村庄的评定、“五老人员”的确认工作。她出钱出力积极参与建设化州革命纪念馆、俭朴小学革命纪念馆建设工作,她还捐资建设化州江湖四季岭革命史迹碑志,并长期帮助革命烈士李锋两位儿子解决生活困难,帮助茂石化企业离休干部落实好他们生活待遇工作。

我与黄鹄在一个单位工作不到三年,但我与黄鹄、李鸿、陈开濂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我们离休以后,我们及两家后代常来往,互相关心。黄鹄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要永远铭记为祖国解放和祖国建设做出贡献的黄鹄等革命前辈的重大贡献,继承好他们的革命事业,为祖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黄鹄同志

茂名印记

牛墟



化州江湖镇连界牛墟,成墟时间长,是茂名四大牛墟之一,曾吸引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客商前来交易,墟日成交量大,生意红红火火,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该牛墟基本不再成墟。照片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图/文 黄信涛

怀念奶奶

陈汝雄

奶奶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五年了,奶奶辛勤劳作的身影依然浮现在我眼前,她那勤俭持家的作风永远深藏在我心底,影响着我的人生。记得我七岁那年,由于母亲突然离世,爷爷又跟大伯一家常住,奶奶便与父亲承担起了养育我们兄妹四人的重任。当年,小妹才出生几个月,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小妹抚养大。那时,生产队给每家每户都留几分田自留地,自己种些蔬菜瓜果及花生马蹄,既自食自足还可卖来换些钱,贴补家用。奶奶不辍年事已高,每年都下地种蔬菜瓜果,担桶挑水施肥,使家里六口人从不缺菜吃。自从记事起,奶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闲不住的奶奶虽不用再下地干生产队的农活了,却常年为队里养着一头公牛,经常去放牛,到了犁田耙地插秧种地时供队里使用。奶奶一生勤俭节约,每当生产队种的稻谷、番薯、花生等

农作物成熟收割或挖拔后,都能看见奶奶那弯腰躬背的身影出现在田间地头,默默地捡拾着遗留下的零星稻谷,或用把锄头倒腾泥土下面遗漏的番薯花生之类,甚至到了大冬天,村里鱼塘抽水抓完鱼后,塘里剩下一些小鱼小虾,奶奶也不顾天寒地冻,踏入泥水没膝的鱼塘捞拾漏网的小鱼小虾,捡来这些农作物既可给人食用也可用来喂养家禽家畜,奶奶就是一门心思那怕再苦再累也不想让其腐烂在地里浪费掉。

奶奶每年都养些鸡鸭和一头猪,鸭子养到冬天杀来做板鸭,猪长大后则送屠宰场杀了大部分卖了换钱,小部分留着做腊肉,板鸭和腊肉当年货,供过年和开年后农忙时食用;鸡养大了大部分卖了换钱贴补家用,留下一两只母鸡下蛋孵小鸡,继续生生不息。有一年,小鸡不知患了什么病,开始时是几只小鸡打蔫,奶奶找药来喂,却不见好转,过

了两天竟死了,且剩下的几只小鸡也染了病,奶奶静坐在小板凳上,叫我帮忙把药粉调成药水,她明知难治好,却依然抓起一只又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鸡放在自己的双膝上默默地把药水灌进小鸡嘴里,然后又小心翼翼地一只只小鸡放到地上,小鸡瘫在地上,难得一动。此时,我发现奶奶的眼睛一直呆望着小鸡,眼眶里已充满了泪水,痴痴的眼神里透着从未见过的惆怅、茫然和无助。幸好,母鸡未染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又生够了一窝蛋,孵出了另一群小鸡。当年虽然生活过得拮据紧巴,但有奶奶在,生活总还有希望。

不久之后,奶奶病逝,我也参加高考,离开了家乡,在外地学习生活,直到退休。四十多年来,家乡一直装在我心里,装在我脑海里的,还有,永远也忘不掉的奶奶的音容笑貌。



红色故事连载

风起云涌(之八)

许向东

却说朱也赤杨绍栋二人一边筹办公馆平民学校,一边和高州秘密发展的共青团员南中数学教师江德惠联系,了解学校情况,物色共青团发展对象和进步学生骨干。朱也赤杨绍栋住的打铁街距离南中只有两百米,与学生联系十分方便。晚上和星期天找他们谈话,很快发展了三年级的潘襟江、张汝庚和二年级的江仲奇等六七名同学为骨干。这些同学对朱也赤仰慕已久,十分乐意和他接触。通过阅读朱也赤推荐的《共产主义ABC》、《向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书籍和刊物,很快对革命有了认识,加入了共青团。这些同学又在校内组织了读书会,两个月内就发展了100多名会员,30多人加入了团组织。学校成立了团支部,潘襟江为书记,江仲奇和张汝庚为副书记,叶福兴、林德佳为团支委。随即以共青团员为骨干成立了南中学生学生会,由江仲奇任学生会主席。之后经过考察培养,又在共青团员中吸收叶福兴等5名

学生加入了共产党。在白沙河边、圩头岭和猪棚岭的树底下,学联、读书会和共青团的成员们经常在那里读书和讨论。朱也赤、杨绍栋则有时约一些主要骨干晚上到住所来谈话,了解深眼梁在校内的一些动作。近时深眼梁经常在早操会上强调“南中学生只要专心读书,不受外界影响,不准参加社会活动。”最近更是似乎察觉了什么,一反常态,几次在晚上时间窜到学生宿舍,严查学生所读书籍。

第四章 师生们掀起斗争 深眼梁愤走麦城

在区农会,江仲奇向朱也赤反映说:“军阀邓本股统治南路期间,深眼梁和邓本股部的一些幕僚联系密切,想靠关系讨个官职。去年11月国民党革命军南征,深眼梁千方百计探听南征军的进军布局,画了示意图,雇了个轿子赶到高州八属联军指挥部,交给一位姓江的副官。这位副官正是江仲奇的亲戚,八属联军溃败后回家务农,那份南征军进军示意图也被这位副官带了回

家。深眼梁一贯是反对国民革命的,而他却至今仍然当我们的校长!”

江仲奇刚走,南中校役朱旭芬又到,他对朱也赤说:“那天晚上我打灯笼陪深眼梁去区公署找张耀庭,在回来路上,深眼梁得意洋洋地说,就是朱也赤有三头六臂,会飞天遁地,也别想进老子管治的南中来散布各种歪理邪说!”

圩头岭位于公馆圩的东北面,是一座四五十米高的山丘。由于这里周围都是平原或矮得多的土坡,此岭显得很高。上到半山,整个公馆圩就都在脚下了。因为此岭处于圩之首,习惯叫圩头岭。圩头岭南麓山腰一个邓姓人家的果园,周围长着一圈密密实实的勒竹,只有一个小小的入口。果园中间长着粗大的杨桃树、芒果树和柚子树。这里距离南中不到两华里,是南中进步学生的一个秘密活动点。

这天,朱也赤和杨绍栋在这里召开了有潘襟江、江仲奇、张汝庚、叶福兴、莫煦凡等20多名骨干参加的会议。

朱也赤坐在一个锯平了的树头上,大家簇拥坐在周围。先是江仲奇报告了民国14年梁深远与八属联军相勾结的情况,潘襟江讲了团组织在各班的发展,张汝庚作了补充发言。杨绍栋介绍了学校进步教师的联络进展。朱也赤站起来坚定有力地讲:“我们和南中反动势力的斗争,摊牌的时机已成熟。要迅速发动全校进步师生,举行罢课,揭露梁深远和梁传文、梁一峰一伙的反动面目,将他们从南中驱赶出去,南中就会掌握在革命者手里,全区革命运动就会大发展!”

江仲奇涨红着脸,急切不可待地说:“同学们早就盼望这一天!”潘襟江磨拳擦掌道:“同学们对深眼梁和梁传文、梁一峰的恶行早就愤怒已极,大家都有这个要求!只要朱老师一声令下,全校同学都会动起来!”大家异口同声:“把他们三个赶出去,我们学生会活动就自由了,同学们就可以大显身手,利用假日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办农会!”

次日一早,江仲奇、张汝庚起草茂南中学学生会《驱梁

宣言》,在学校到处贴出,早操时间结束后,全校同学举行总罢课,要求梁深远和梁传文、梁一峰离开学校,由校董会另聘他人补上。

“当——!当——!当——!”随着早操结束的三声钟响,震动全茂名的茂南中学驱梁罢课开始了。叶福兴组织的由30名同学组成的罢课纠察队威严地出现在学校门口课堂走廊,负责维持学校秩序。

江仲奇、潘襟江等五位同学一起到“六位楼”校长室向梁深远交涉,宣读南中学生会的《驱梁宣言》。

此刻深眼梁和梁传文、梁一峰密谋对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学生情绪有点不太对劲,不像以前那样听话规矩,毕恭毕敬。前几天晚上,他到宿舍巡查,三年级学生彭伟在油灯下看《共产主义ABC》,被他发现,他像往常一样厉声训斥:“学校早有规定,不许看这类书。你明知故犯,严重违规,没收了!”说着伸手去要把书拿过来。要是在过去,不管哪个学生都会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之后便是乖乖地把书递上来,一个劲地请求校长原谅的,之后静听校长发落。而这次彭伟对他颇为抵触,反手把书揣在背后:“这类书其他学校都可以看,南中有什么道理不许?”硬是没把书交给他,更没有祈求原谅的意思。这让梁深远十分意外和不满,但又不好发作。因为他知道县城那边学校学生会几个控制了所有学生,赤化的更厉害,并且多数教师都支持他们。南中的学生已经受影响,不像过去那样容易控制了。如果硬来,只会让学生完全翻脸,闹出大事。他想忍着一点,让此事慢慢消化,这样更为稳妥。于是只好悻悻地离开。

(未完待续)

※叶福兴,又名东海。1898—1929。茂名市茂南区镇盛乡那梭村人,出身于贫农家庭。南中学生骨干。积极跟从朱也赤、杨绍栋、刘竹虎开展农民运动,推行减租减息。曾在家乡建立有数十户农民参加的农会。1927年茂名4·18反革命政变后回乡积极坚持进行秘密斗争。1928年12月国民党兵来村围捕将其抓去。1929年1月25日被杀害,年仅31岁。